

江湖逢“键客”，一骑我独行
《今古传奇》首席写手小椋作品隆重推出

刺

小椋◎著

有什么在我们生命里奔涌如江，
同时也沉潜如湖着？

我开始怀念起“江湖”，

—— 那样的江湖，
那样的自由……与爱情。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江湖逢“健客”，一骑我独行
《今古传奇》首席写手**小椋**作品隆重推出

刺

小椋◎著

有什么在我们生命里奔涌如江，
同时也沉潜如湖着？

我开始怀念起“江湖”，
—— 那样的江湖，
那样的自由……与爱情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/小椋著.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80187-686-5

I.刺... II.小...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9923 号

刺

策划:中宣德馨

策划编辑:杨培华 高海涛

著者:小椋

封面设计:李骁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绘图:嘉瑶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181 千字 印张:9.25

印数:1-1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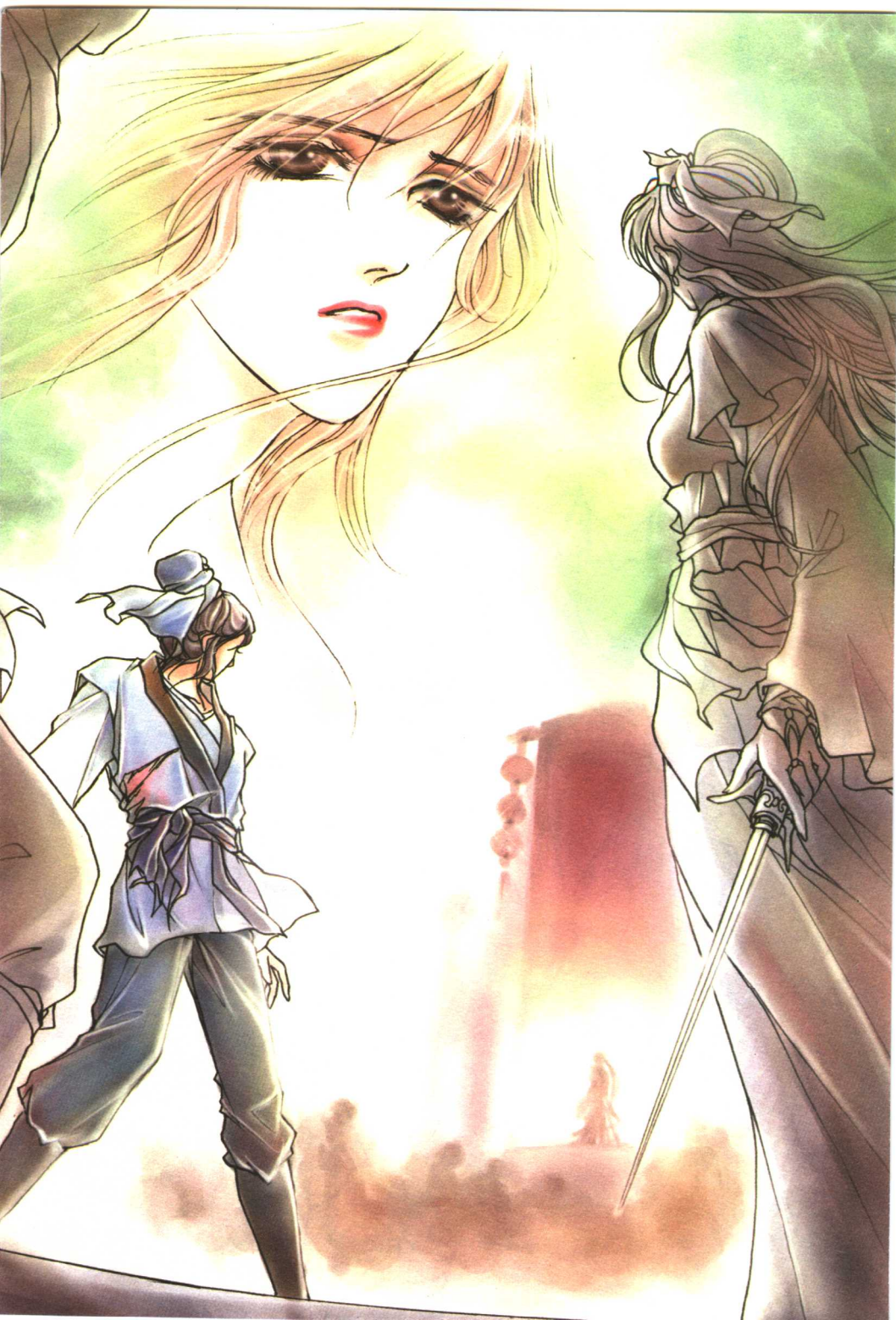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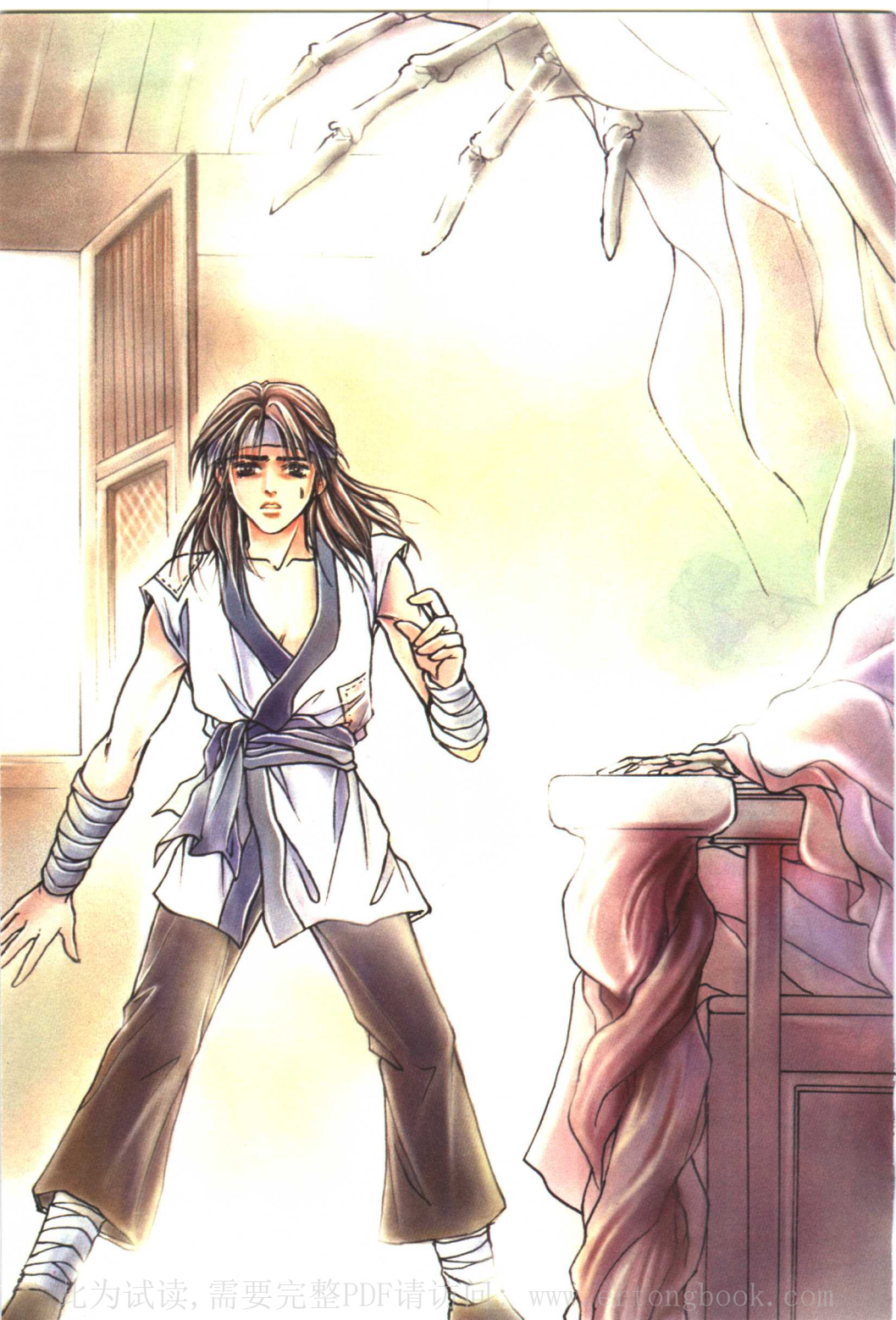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ISBN 7-80187-686-5/I·218

定价: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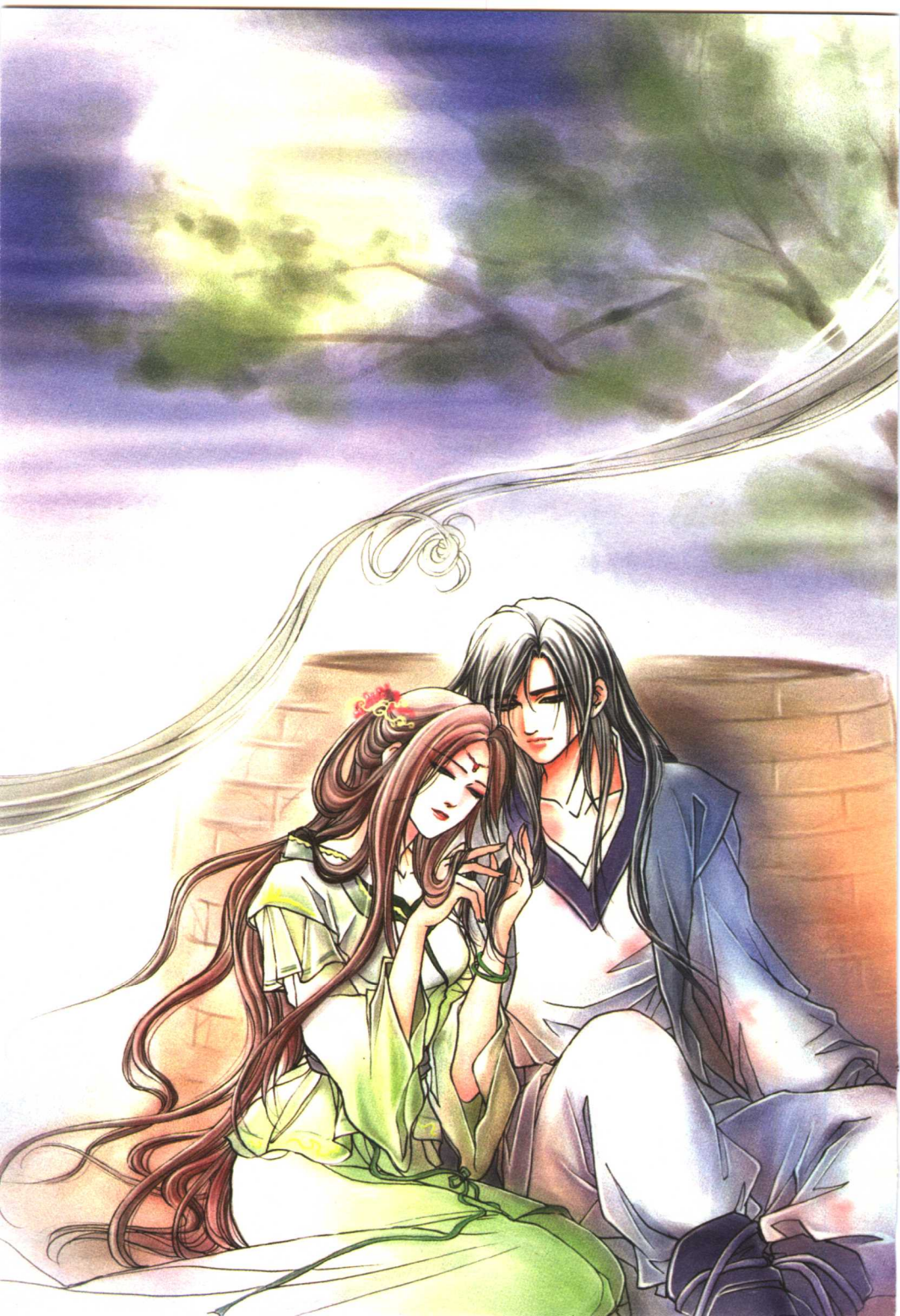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









序·莲花似椴郎

沧月

一周前，因为新书出版需要，紧急请椴给我写了一个序。因时间逼得紧，弄得他大不满，借机在序里拿我开涮了一顿——不想风水轮流转，一周后便轮到我给他写序，真是报应得好快～失笑。

该说些什么呢？似乎这个人抓在我手里的把柄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：比如华山上第一次见面就跟着我一头撞入了女厕，比如他骑着自行车都会因走神而翻入河里……总而言之，在他身上我印证了一个真理：一个人某一方面的天才，是需要靠其他很多方面的白痴来平衡的。

嗯，不开玩笑了，毕竟是他出的第一本武侠，也是我写的第一篇序，还是说点认真的吧。

因那句“不知莲花似椴郎还是椴郎似莲花”的笑谑，一直想看他穿那件绘白莲的黑缎袍子是什么样子，也觉着只有那一支白莲、才能配这个人身上那种韵味——却始终未能如愿。认识也有些年头了，虽然也知道现实中他是一个有点腼腆又有点痞的人，可依然经常如初见的时候那样想：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在这个尘世里呢？这样的文字，又怎么会有机缘让我一见呢？

从被《杯雪》雨驿中共倾金荷的那一剑打动，到《刺》的惨烈，《长安古意》的苍莽，《洛阳》的深艳……种种令我目不暇接。



然后,不得不掩卷叹息那是怎样一个天才——在同一时代的这批写手中,他孤身超出了我们其他人甚远。

刚开始,觉得他用字险僻,指责他喜欢生造词。后来却渐渐明白了,这种文字纯然属于天性——即使在旁人看来那些语句是多么的华丽精当,仿佛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而得,可事实上,不过是随手挥洒便落下了字字珠玑。如璎璎说:极这样的人,三百年才出一个——能让小巫女用如此肉麻语句夸赞的,只怕三百年来也只得这一个吧。

过去的那些日子,经常在深宵对谈,窗外淅沥夜雨。我曾随口说:这种夜里,我喜欢在楼上的窗口看着外面沉睡的世界。他却说这种天气里,应该在夜里沐雨远行。我说,那么你路过窗下的时候我递给你一把伞吧。他嗤之以鼻,说才不用伞,我是要裸奔的。

我忽地大笑,连声说好,那你奔吧,等我去架起红外望远镜先~极顿时大骇。

记得他曾多次提到这句:人间若风雨,蓑笠远行之。江南多雨,在交谈的那些深夜里,每次听得外头淅沥声起,看着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一行行字,我往往陡然就有一种恍惚:仿佛,细细的网线通向不可知的彼端,而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和我说话。和我舒展淡定的生活相比,这个居无定所、如无脚飞鸟一样不停漂泊的写手之于这个世界,就像是一场天外飞仙。

而这世界的风刀霜剑,不知何时就会让这一袭白衣消失。

那么,让我们在这里感谢上天吧。那些文字如光,如电,如石中之火,白驹过隙的那一刹我们却能仰头望见,又是何等的机缘和幸运。对我个人而言,也要借着这个序,感谢这个人在三年多里兼任了良师和益友的职责,点点滴滴教给我那么多东西,陪伴我



走过最初荆棘小道、指给我看前方更广阔风景。我曾在他那里获得了那么多的美感和灵感。虽然写文一道路长而歧，只怕在不知哪个分叉口就要走散，但会一直铭记的、是那片曾经并肩走过的江湖——

那个你我曾并辔奔驰而过的盛世江湖。



刺

自序·泛江湖

椒

在夜里，我听着整个城市的呼吸。

这个城市的呼吸是重浊的。一整个庞大的工业之肺代我们吞吐喷薄着。造物像个抽烟的男子，在天上摊晒着他千疮百孔的臭痒之肺。而其下，总是在某个水泥楼宇里，偷一角斗室，我们在其中欢娱俱疲，终于块然而坐着。

我听着夜色里发生的故事，我感到有些人在其中蜷缩而卧，他们感觉到：束缚与孤独。

总是这样，疲倦了、蜷缩了，你累了、却难睡了，睁着眼、钟在走，渴望着、但总错过。

总不过是在想，可以遇到了、珍惜着，哪怕痛、也深的，不琐碎、骄傲过，凡我信、总执着。

时间是一方无涯的水，而社会、是人们用历史的皮屑堆积起来的“千年磐石”。其上，水泥的楼宇枯耸如林，每一条路也都在延伸着它的束缚。再没有什么，可以、泛若不系之舟。

何况、又是一个扬尘的天气——这是一个干燥的世界了。

可仍旧有什么在我们生命里奔涌如江，同时也沉潜如潮着。

于是，我开始怀念起“江湖”。



据说，总有一个什么地方、名字叫做“江湖”的。

传说中，那里的男子都危冠古袖，他们倚剑作歌、或破匣出剑。他们自由得像浮泛于时光上的水气，他们会唱：

我是云中客，时乘天外舟，
扶摇独碧落，坦荡一春秋。
空蒙无涯际，浩渺有浅忧，
行泛水云畔，谁倚第一楼？

他们首先要的是自由，其次、寻找的就是牵挂。

——是呀，谁倚第一楼、究竟谁倚第一楼呢？

而据说、在这场浮泛无涯的江湖中，确是有一些楼的。

那些楼临水而建，一些满裙晕染的女子会在楼头出现，她们穿上中国蓝的裙，蜡染的或扎染的、一大片一大片沉净的蓝上开着朵朵细碎的白花，折蔓连枝。

她们偶生寂寞，也会拟歌做答。她们在楼头唱：

小夜情人语，它生水云休，
欲寻孤鸿影，正在木兰舟，
燕行十二倦，人倚第一楼，

这真是一幅很中国味道的画面。像是那种极致的美。

我想书写这样的一种美。在想像中，还有什么可以比它更美的？

——那样的江湖，那样的自由……与爱情。

我喜欢在有雨的日子写作。指过键上、或笔过纸端，像窗外那一场雨卷过街角，白白的、蒙蒙的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扫而过。那时，我总能闻到一点江湖水气中的缱绻。

我的小说写给那些渴望“舟行”者。

让我们虽身为城市所畜，但终可思入江湖之中。

记得还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吸草木之所呼，呼草木之所吸。而今天，我们吸城市之所呼，呼时、却不再有什么可将之一吸。呼之不出，是故郁郁。

所以在暗夜里，有时我会推开窗，在这个城市里推开一个名为“江湖”的窗子。如果终还有人开卷一读，我所要的不过是：

——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但呼吸的是江湖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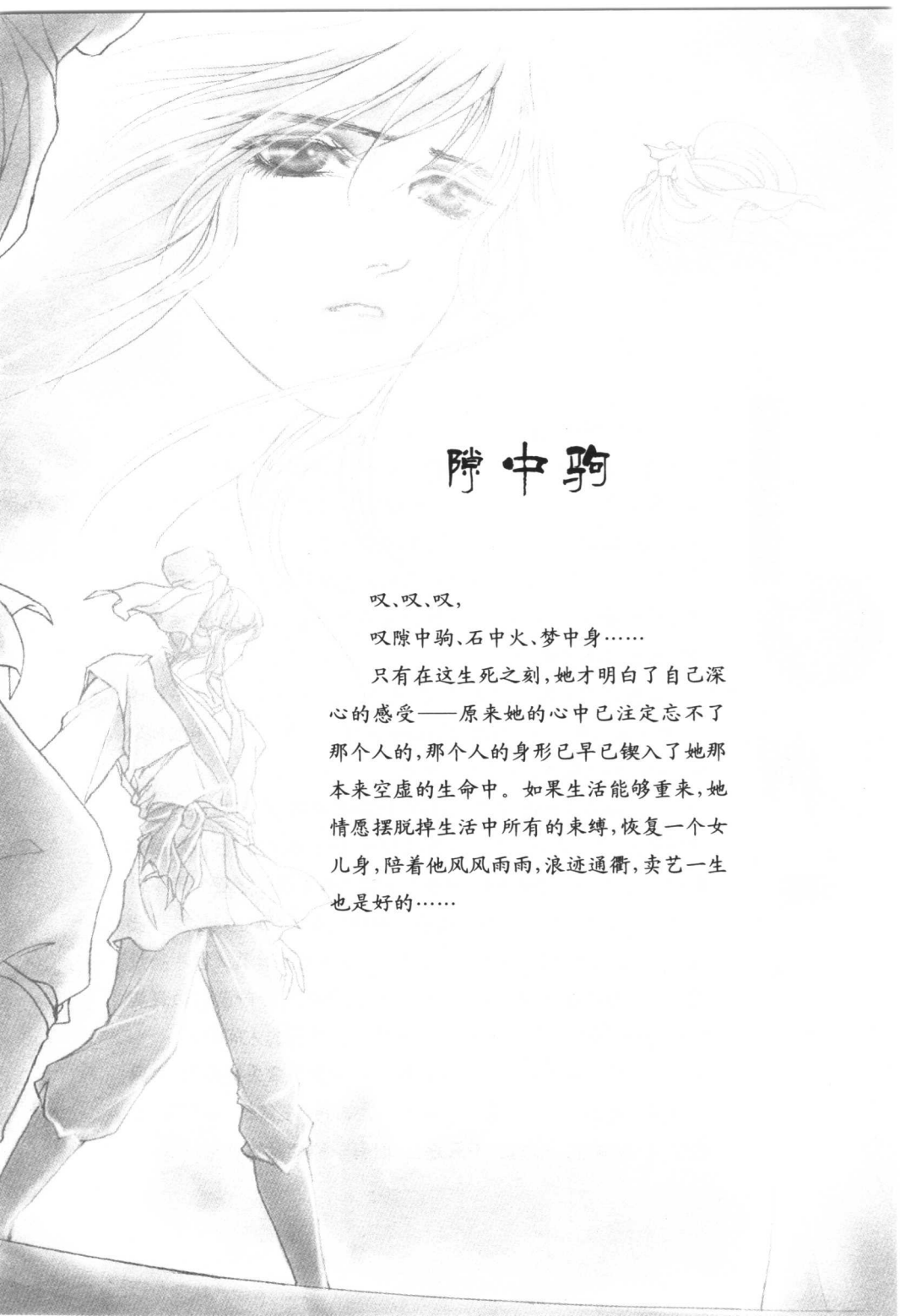
隙中驹 / 1

尘镜蛛蚕 / 55

刺 / 115

青丝井的传说 / 159

江湖墟 / 217



隙中驹

叹、叹、叹，

叹隙中驹、石中火、梦中身……

只有在这生死之刻，她才明白了自己深心的感受——原来她的心中已注定忘不了那个人的，那个人的身形已早已楔入了她那本来空虚的生命中。如果生活能够重来，她情愿摆脱掉生活中所有的束缚，恢复一个女儿身，陪着他风风雨雨，浪迹通衢，卖艺一生也是好的……

第一章 戏

“锵锵锵锵、锵锵”，点灯时分，一阵锣鼓响过，“勾兑楼”的一场新戏又要开场了。“勾兑楼”算是扬州城有名的戏楼了，门口的名筹戏码、台上的帝王将相，都是扬州城每日从早到晚不时被一张张闲嘴提起的谈资。扬州是这么个城市，天晴时节，车马一过，灰尘飞舞；一下起雨，街两旁的阴沟里就积满了泥——但繁华还是它的繁华，它就这么在轻如灰尘的浮躁与浊如泥水的疲重中没心没肺地喧闹着。

戏场正对着扬州城有名的“瘦马街”，白天人还少，一到晚上，却人来人往。扬州城繁华的特点只有一个字：闹。闹中如何取乐？在扬州人看来，只有闹中之闹。

台上的戏文一般都简单纯粹，但锣鼓声喧，台下却只有一个字能形容：乱。戏场是九流杂处的地方，台上悬了明角灯，后面的看楼上坐了不少官绅眷属，台前正下面的板凳席上坐着一干平常讨生活的小民。短衣布衫和绸袍长褂杂乱混处，到处只见瓜子皮在飞。他们都是来看戏的人，戏是假的，但那里面有着人世中所没有的一场场恣肆的爱恋与忠义。——大家都不爱自己身边真实的生，而爱那个戏中摹拟的生，这倒算一件有趣的人间景象。

有一个生来畸形的小矮人却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甚是卖力。只见他高不足五尺，一张麻点长脸上五官古怪，左臂长，右臂短，罗圈腿，步履蹒跚。他的丑不只是丑，而有一种荒诞的感觉。

